
试析近年来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

庞中鹏

内容提要：“全球南方”是近年来频频见诸国际媒体的热门词汇，是目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与热门话题之一。日本亦高度重视“全球南方”，首相施政演说重点阐述要布局“全球南方”外交，首相与外务大臣等政府官员积极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政府各部门也不断加强与“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的交流。近年来日本之所以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外交，主要是因为“全球南方”已经崛起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其战略考量涵盖政治诉求、能源利益、安全保障、国际治理，以及充当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的沟通桥梁等。日本拓展“全球南方”外交也面临各种制约因素，诸如日本自身是西方国家身份属性、其国家战略目标与“全球南方”国家诉求偏离以及日本能否平等对待“全球南方”所有国家、如何应对价值观碰撞等。

关键词：全球南方 西方国家 亚非拉地区 海洋合作 价值观

作者简介：庞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31.3；D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25）06-0095-22

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经过反帝反殖民等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赢得了国家与民族独立，确立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但“发展中国家”或者“最不发达国家”一直是亚非拉国家普遍带有的“标签”。如今，“全球南方”这一中性词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评价亚非拉国家的普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广大亚非拉国家真正崛起与跃升的标志。

一般而言，“全球南方”指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相对于西方国家在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地理位置上大都位于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大都位于南半球而形成的一种概念。^① 单就“南方”而言，一般指地理方位概念，没有涉及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含义，而“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上升到国际政治与经济议题的高度，是随着国际局势发展演变而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增强，学术界开始出现在“南方”前面加上前缀“全球”的现象。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豪格（Sebastian Haug）认为，在“南方”前加上前缀修饰语“全球”有双重意涵，一是强调互联性增强的社会关系，将南北问题、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问题等置于全球化背景下，二是彰显从以经济发展或文化差异为焦点转向强调权力的地缘政治关系。^②

2022 年以后，有关“全球南方”的消息逐渐跃升为国际社会的重大热门新闻，尤其是 2023 年至今“全球南方”日益成为国际热点与焦点问题。具体来看，2023 年 1 月，作为“全球南方”重要国家的印度，以东道主身份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5 月，七国集团（G7）峰会在日本召开，特别邀请了“全球南方”代表性国家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代表与会；9 月，印度又主办了二十国集团（G20）峰会；11 月底到 12 月中旬，中东地区重要国家阿联酋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进入 2024 年，1 月，非洲重要国家乌干达主办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聚焦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消除贫困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南南合作；11 月，拉丁美洲重要国家巴西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2025 年 11 月 10—21 日，巴西还将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这一系列由“全球南方”国家主办或作为“焦点”参与的国际会议成功召开，鲜明反映了“全球南方”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央、国际影响力不断壮大。

① 中国是“全球南方”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习近平主席向 2024 年 6 月 12 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中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是，日本在界定“全球南方”国家时没有把中国纳入其中，其所谓理由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可以在军事与政治等领域和美国并驾齐驱，但真实目的是离间中国与整个“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挑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对立，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威信与话语权，以乘机扩大日本在“全球南方”中的影响力。具体来看，日本所界定的“全球南方”地理范围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等，代表性国家有印尼、印度、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太平洋诸多岛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

②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 年第 1 期，第 83—84 页。

凸显的现实情况。

具体就日本来说，近年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全球南方”，不断加强与“全球南方”主要国家的关系，不仅表现为首相施政演说重点阐述要布局“全球南方”外交，以首相为代表的内阁政要出访优先选择“全球南方”国家，《外交蓝皮书》也频频出现有关“全球南方”外交的重要表述等。为全面了解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本文拟在概述日本各界对“全球南方”基本看法的基础上，简要梳理日本“全球南方”外交的历史由来，归纳近年来日本积极开展“全球南方”外交的主要表现，深入分析日本深化“全球南方”外交的战略考量，并阐明日本继续拓展“全球南方”外交面临的制约因素等，以期对推进学界有关研究尽绵薄之力。

一、日本各界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概述

随着“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不断壮大，日本各界亦高度重视“全球南方”。日本学界、智库及经济界都非常关注“全球南方”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日本政府更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布局“全球南方”外交。

（一）日本学界对“全球南方”的主要阐释

关于“全球南方”的内涵，平川均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个产生于冷战时期、又在21世纪复活的词汇，但“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多样，相关国家之间也不乏冲突，所以他主张谨慎使用这一词汇。^①白石隆则认为，冷战时期印度、印尼等第三世界的代表性国家就强调不结盟和中立性质，2015年前后“全球南方”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术语出现，特指那些既非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也不与中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其他国家。^②

关于“全球南方”的外延，伊藤融认为，“全球南方”是以印度与埃及等国为代表、传统的不结盟运动组织内的一些国家。^③水口章主张，“全球南方”主要包括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④高畠洋平认为，“全球南方”主要指新

^① 周颖昕：《日本全球南方议题的形成与推进》，《世界知识》2024年第23期，第32页。

^② 白石隆「グローバル・サウス概念時代とともに変化」、『読売新聞』2023年5月7日。

^③ 伊藤融「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を強調し始めたインド」、2023年2月8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toru_ito_12.html\[2024-11-24\]](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toru_ito_12.html[2024-11-24])。

^④ 水口章「パレスチナ武装組織とイスラエルの武力衝突へのイランの見方—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台頭時代のイラン外交—」、2023年12月7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mizuguchi_22.html\[2024-12-08\]](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mizuguchi_22.html[2024-12-08])。

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包括大洋洲的太平洋岛国、中南美洲国家以及中亚地区国家等。^① 坂本正弘则认为：“全球南方”国家范畴很模糊，接近于“新兴国家”，目前很难说已经在全球成为一大“势力”，主要包括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伊朗与非洲众多国家等。^② 川岛真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大部分位于“海陆接合点”，日本应高度重视“全球南方”，积极开展“全球南方”外交对于日本来说很重要。^③

简言之，日本学界对“全球南方”整体持肯定立场，认为日本需要重视“全球南方”国家，但也存在认知局限。诸如，白石隆认为“全球南方”是一些中立国家，这些国家的立场介于美国与中俄之间，以是否与美国等西方阵营“一起站队”作为标准，以是否符合“西方价值观”作为主要划分根据，明显带有“价值观外交”之嫌。至于坂本正弘，他明确指出“全球南方”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国家，但没有关注“全球南方”的重要地位，有轻视“全球南方”之嫌。还有川岛真，他的主张忽视了许多并不处于“海陆结合点”的“全球南方”国家，范围界定带有片面性。而且，他还认为，美日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近期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国家，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观与国际秩序观正面临危机，西方国家希望能在“全球南方”国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观。^④ 可见，川岛真同样以“价值观”划线，其所说的“全球南方”不过是在价值观领域与日本契合的一些“全球南方”国家。

（二）日本智库关于“全球南方”的主流观点

以笛川和平财团为例，其网站上围绕“全球南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观点如下：（1）“全球南方”主要指“中等国家”，典型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等；（2）高度重视印度作为“全球南方”重要国家的作用，强调印度本身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引领“全球南方”对印度来说是一种极其合理的行动，而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七国集团成

^① 高畠洋平「複眼的視点から見る国際政治—中央アジア、コーカサス、大洋州及び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日本—」、2024年4月17日、https://www.jfir.or.jp/studygroup_article/10817/ [2024-12-19]。

^② 坂本正弘「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を巡る東西競争と日本外交」、2023年5月17日、<https://www.jfir.or.jp/2023/05/17/9690/> [2024-11-20]。

^③ 川島真：《日本全球南方外交用意》，联合早报网，2024年5月11日，<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40511-3642708> [2025-04-19]。

^④ 顾月冰：《他们无法放弃中国市场》，南方周末网，2023年7月2日，<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51796?source=131> [2025-04-19]。

员国，可与以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国印度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加强交流合作；（3）近期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的伊朗等中东伊斯兰国家，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存在截然相反的立场；（4）“全球北方”（即传统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与支持率不断下降，与之相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不断壮大。^① 可见该智库重视“全球南方”中的印度与巴西等中等国家，却忽视了“全球南方”中的众多小国。实际上，小国虽“小”，但正是众多小国组成的合力，才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声势与影响力。

此外，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认为：“全球南方”是位于亚洲、中东、非洲、中南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总称；“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地理、政治及社会等因素，但主要原因是其经济规模日益凸显；“全球南方”国际政治立场相对中立，可以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今天，获得相对有利的发展空间。^②

（三）日本经济界对“全球南方”的代表性看法

“全球南方”外交涉及大量的经济合作，日本经济界大力支持政府开展“全球南方”外交。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于2024年4月发布了《关于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提议》，认为：（1）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全球权力平衡发生微妙变化，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日益提升，从确保自由贸易以及稳定的能源、资源与粮食供应等角度出发，日本有必要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2）要大力推进首相等日本政要参加针对“全球南方”的高层外交；（3）要快速推进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协议（如EPA）的谈判和缔结工作。^③

从上述主张可以看出，“经团联”意识到“全球南方”的重要性，但只

^① 参见： 笹川平和財団「インド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を強調し始めました」、2023年2月27日、https://www.spf.org/iina/en/articles/toru_ito_05.html[2025-04-19]； 笹川平和財団「岸田・モディ会談が持つ意味—G7、G20議長国としての日印連携の動きと課題—」、2023年4月24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toru_ito_13.html[2025-04-20]； 笹川平和財団「崩れゆく国際秩序—取り残されるグローバルノース、求められる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の信頼醸成—」、2024年10月17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sakane_19.html[2025-05-10]； 笹川平和財団「2025年以降の世界の紛争、国際危機グループ理事長コンフォート・エロ氏」、2025年4月8日、<https://www.spf.org/publications/spfnnow/0083.html>[2025-05-21]。

^②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の経済的影響力—世界経済の『第三の極』をどうとらえるか—」、2023年8月28日、https://www.ide.go.jp/Japanese/IDEsquare/Eyes/2023/ISQ202320_023.html[2025-08-17]。

^③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の連携強化に関する提言」、2024年4月16日、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24/032_gaiyo.pdf[2025-08-21]。

看到了“全球南方”在能源与资源等领域的优势，尚没有认识到“全球南方”在政治与文化等领域的重要国际影响力。正是因为日本经济界更为强调“全球南方”在能源与资源等领域的重要性，使得其“全球南方”论调有“偏重资源”之嫌。

（四）日本政府关于“全球南方”的政策主张

日本政府关于“全球南方”的主张主要通过一系列文件和官方言论来体现。以《外交蓝皮书》为例，2023年版《外交蓝皮书》首次明确使用“全球南方”的说法，其中有两处相关论述：第一，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第二，特别是被称为“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存在感不断增加，日本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非常重要。^① 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也重点论述了“全球南方”，在“卷首语”部分，非常醒目地提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不断上升”；在“有关国际形势分析”部分，认为“‘全球南方’日益觉醒，一些国家追求超越其国力的国际影响力，寻求进一步增加国际话语权”；在“有关全球权力平衡分析”部分，提出“‘全球南方’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外交安全保障领域不断增加国际存在感，特别是印度与南非等‘全球南方’代表性国家，其影响力不断提升”；在“有关地区外交课题”部分，主张“‘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日本需要引领国际社会走向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冲突”。^② 2025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则在“卷首语”中再次强调“日本要继续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关系”。^③

此外，日本首相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全球南方”。以岸田文雄为例，2023年1月13日，岸田文雄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及“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给日本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机遇”^④；同月23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及“日本将加强对‘全球南方’事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3』、2023年6月3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index.html>[2024-01-20]。

^②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4』、2024年4月1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653233.pdf>[2024-05-06]。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2025』、2025年4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826205.pdf>[2025-05-02]。

^④ 首相官邸「ジョンズ・ホプキンス大学高等国際関係大学院における岸田総理スピーチ」、2023年1月13日、https://www.kantei.go.jp/en/101_kishida/speech/202301/_00005.html[2024-01-21]。

务的参与”^①；3月20日，岸田文雄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提及“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国家不断发展，在世界更趋多样化的背景下，必须充分理解‘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②；10月23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再次提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日本将倾听这些国家的声音，并在此基础上深化经济活动，以日本特有方式提供细致合作”^③；2024年1月30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又提及“继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引导国际社会走向协调”^④；2月28日，岸田文雄在东京出席“全球对话”会议致辞中称，“‘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日本要不断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⑤。不仅如此，2024年6月11日，岸田文雄内阁还就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举行专门会议，并通过了《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的新方针》。该文件不仅涉及迄今的产业开发合作情况、目前的国际形势、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的重要性、近年来采取的措施，还明确提出了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基本思路及具体方案等。^⑥ 石破茂上台后亦重视“全球南方”外交，在2025年1月国会施政演说中即提及将继续开展“全球南方”外交，表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是日本积极开展“全球南方”外交的优先事项之一。^⑦

整体而言，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全球南方”，但政要论述集中于“全球南方”影响力日益提升、日本要加强“全球南方”外交等笼统概述；而且，日本政府与政要对“全球南方”的看法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色彩，偏重和日本在价值观领域相似或相近的国家，同时看重印度与巴西等“全球南方”中的大

^①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3年1月2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123shiseihoshin.html[2024-01-21]。

^② 首相官邸「岸田総理大臣のインド世界問題評議会における政策スピーチ」、2023年3月20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320speech.html[2024-01-22]。

^③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二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2023年10月23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1023shoshinhyomei.html[2024-01-22]。

^④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4年1月30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4/0130shiseihoshin.html[2024-02-06]。

^⑤ 首相官邸「第5回東京グローバル・ダイアログ」、2024年2月28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actions/202402/28tgld.html[2024-03-01]。

^⑥ 内閣官房「グローバルサウス諸国との新たな連携強化に向けた方針」、2024年6月11日、https://www.cas.go.jp/seisaku/global_south/pdf/kaigikettei.pdf[2024-11-27]。

^⑦ 首相官邸「第217回国会における石破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5年1月24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3/statement/2025/0124shiseihoshin.html>[2025-04-28]。

国，至于为数众多的“全球南方”小国则容易被忽视。

综合日本学界、智库、经济界与政府的看法，可以说基本概括了目前日本国内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日本各界对“全球南方”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谨慎主张与积极论调，前者认为“全球南方”不是新的概念，不需要过度关注，后者则主张“全球南方”是新兴国家的代表，日本应该积极发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而言，日本国内对“全球南方”外交持支持立场的居多，尤其智库、经济界与政府部门非常推崇与重视“全球南方”外交。为此，日本近期积极开展“全球南方”外交实践。基于此，笔者尝试将日本“全球南方”外交的定义归纳为：鉴于近年来“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日隆以及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以发挥日本作为西方主要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桥梁的作用、展现日本“自主外交”的独特色彩，为此开展的一系列针对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非洲、大洋洲与中南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活动。

二、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的主要表现

“全球南方”外交，准确来讲是日本近年才兴起的外交行为，但回溯历史可以发现，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不是突发行动，而是早就有迹可循。二战后，日本一直高度重视开展对东南亚、中东、南亚与中南美洲等地区的外交，正是因为有之前与这些所谓“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作铺垫，才有了如今日本“全球南方”外交的深化与拓展。从这个意义来说，二战后日本开展所谓“全球南方”外交由来已久。

第一，针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东南亚是日本在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时特别重视的地区，是仅次于美国的日本首相高频次出访地区，历届首相都在任期内出访过东南亚国家。而且，早在 1973 年，日本就与东南亚主要地区组织“东盟”开启了合作交流，成为世界上首个与东盟建立伙伴关系的国家。日本之所以高度重视东南亚地区，主要是因为：（1）东南亚与日本地缘相近，并同属于海洋地缘政治圈；（2）日本在二战前就把东南亚视为其“称霸”亚洲的基地与跳板；（3）东南亚地区资源丰富；（4）东南亚地区扼守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之地，是日本进行海外经济贸易必经的咽喉要道。

第二，针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日本与中东国家的交往更显历史悠久。早在 1923 年，日本就与土耳其建交，1929 年又与伊朗建交。二战后，日本也非

常重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尤其是 1973 年石油危机后更加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日本与中东的外交关系缘于石油，正是石油这一战略资源，把日本与中东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

第三，针对南亚地区的外交。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日本非常看重印度在南亚次大陆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日本与印度早在 1952 年建交，但冷战期间两国分属不同阵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日印两国交往日益密切，政府首脑互访就达五次之多^①。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安倍晋三第二次担任首相时期，日本大幅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2014 年 9 月更升格为“全球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安倍在其首第二期内与印度总理莫迪在双多边场合会面高达 15 次。

第四，针对中南美洲地区的外交。中南美洲地区与日本远隔重洋，但双方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中南美洲地区是海外日裔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巴西，日裔高达 270 多万人，是日裔最多的中南美洲国家。日本与巴西建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95 年 11 月，1908 年第一批日本人漂洋过海移民巴西。20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与巴西领导人开始频繁互访，2014 年日巴将双边关系定位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关系获得飞跃发展。

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基础上，日本政府从 2023 年开始持续深化拓展“全球南方”外交，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中南美洲等是日本“全球南方”外交重点关注的地区，首相及其他政府要员频频出访。之所以选择这些地区，是因为“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国家都分布于这些地区，诸如印度、巴西、印尼、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南非、阿根廷等，均是日本“全球南方”外交高度重视的对象国。纵观岸田文雄与石破茂这两任日本首相出访“全球南方”国家的轨迹，可以发现：第一，岸田文雄比较重视中东地区，2023 年 4 月底与 7 月中旬，岸田两次访问中东，间隔仅两个多月；第二，岸田文雄较看重印度，2023 年 3 月与 9 月，岸田本人两次访问印度；第三，岸田文雄亦看重巴西，除本人亲自访问巴西外，还派遣时任外务大臣林芳正与上川阳子访问中南美洲国家；第四，岸田文雄注意平衡对待东南亚与非洲地区，他在 2023 年上半年出访了非洲三国，下半年则访问了东南亚两国。石破茂继任首相后尤其重视东南亚地区，仅在 2025 年上半年就两次

^① 1982 年，印度时任总理英迪拉·甘地访问日本；1984 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问印度；其后，印度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先后于 1985 年、1987 年、1988 年三次访问日本。

出访东南亚国家。而且，近期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涉及多个领域，甚至可谓全面推进。2025 年 10 月，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也把东南亚作为首访目的地，并出席了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

（一）在政治与安全保障领域深化“全球南方”外交

2023 年 5 月，阿联酋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的中东国家（该协议于 2024 年 1 月生效）。^① 同年 7 月，岸田文雄访问阿联酋与卡塔尔，与两国领导人均谈及要加强防务部门人员交流合作。岸田与阿联酋领导人着重讨论了加强防卫装备合作事宜，与沙特领导人更就深化战略合作关系达成一致，双方同意设立外长级战略对话机制，进一步激活两国在政治、外交与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合作。^②

2023 年 11 月，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其间日菲双方围绕启动《互惠准入协定》（RAA）谈判工作进行了协商，并签署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的协议，同时商定继续在防卫装备与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③ 2024 年 7 月，日菲正式签署 RAA，菲律宾成为首个与日本签署该类防务合作协议的东南亚国家。^④

2024 年 8 月，日本与印度举行外长与防长会议（2+2），两国就今后继续举行双边与多边联合军事训练达成一致，如日本航空自卫队参加印度空军主办的多国共同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之间加强协调与合作等。^⑤ 2025 年 8 月底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期间，两国又签署了《日印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宣布大幅扩大双方安全合作范围，重点包括反恐、联合国维和行动、网络安全、打击海盗、灾害预防、海上执法、数字技术、无人机、量子技术、半导体、卫星导航、太空以及地区与全球层面合作等。^⑥

① 防衛省『令和6年版防衛白書』、2024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4/html/n330102000.html#s3301021106> [2025-05-04]。

② 参见：外務省「日・アラブ首長国連邦首脳会談」、2023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ae/page7_000054.html [2025-05-05]；外務省「日・サウジアラビア首脳会談」、2023 年 7 月 1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sa/page4_005959.html [2025-05-05]。

③ 防衛省『令和6年版防衛白書』、2024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4/html/n330102000.html> [2025-05-04]。

④ 防衛省『令和7年版防衛白書』、2025 年 7 月 15 日、<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5/pdf/R07zenpen.pdf> [2025-09-05]。

⑤ 防衛省『令和7年版防衛白書』、2025 年 7 月 15 日、<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5/pdf/R07zenpen.pdf> [2025-09-05]。

⑥ 外務省「日本国とインドとの間の安全保障協力に関する共同宣言」、2025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897287.pdf> [2025-09-15]。

2025 年 9 月，日本又向马来西亚无偿提供用于海上及沿海地区警戒监视的小型无人机，以协助马来西亚强化海洋安全保障能力。此次日本共提供了 14 架日本产无人机，部署在马来西亚东部沙巴州等地，日本还计划向马来西亚提供救生艇。^①

（二）在经济与能源领域强化“全球南方”外交

2023 年 7 月，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中东，重点访问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与卡塔尔三个重要海湾地区石油国家，并与三国政要谈及要确保石油稳定供应、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等。^② 岸田还与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地区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秘书长布达维举行了会谈。

不仅仅是针对中东地区，2024 年 5 月初，岸田文雄访问巴西与巴拉圭两国，在结束访问之际岸田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此访中南美洲，目的就是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今后日本要大力推进同中南美洲国家的广泛经济合作”。^③ 2025 年 3 月 26 日，石破茂首相与访日的巴西总统卢拉会晤，双方就继续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关系达成一致。^④ 2025 年 8 月下旬，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访问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与两国政要重点谈及继续加强日本与中亚的经贸合作，尤其是要加强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能源资源等领域的合作。^⑤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日本频频加强与科威特的外交往来。2025 年 5 月 29 日，时任首相石破茂会见到访日本的科威特王储萨巴赫，9 月 23 日又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萨巴赫再次举行会谈，双方着重谈及科威特继续稳定向日本供应石油等能源领域话题。^⑥ 同期，日本时任外务大臣岩屋毅访问科威特并出席日本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岩屋毅在会上提议海湾合作

^① 《日本基于 OSA 框架向马来西亚军方提供无人机》，共同网，2025 年 9 月 22 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5/09/4f04cc6e1609-osa.html>[2025-09-26]。

^② 外務省「岸田内閣総理大臣のサウジアラビア王国、アラブ首長国連邦及びカタール国訪問」、2023 年 7 月 1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page4_005937_00001.htm[2025-06-15]。

^③ 首相官邸「フランス、ブラジル及びパラグアイ訪問等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2024 年 5 月 4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4/0504naigai.html[2024-05-10]。

^④ 外務省「日・ブラジル首脳会談」、2025 年 3 月 2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a/br/pageit_000001_01745.html[2025-04-16]。

^⑤ 外務省「岩屋外務大臣のカザフスタン共和国及びウズベキスタン共和国訪問」、2025 年 8 月 2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ca_c/page4_005570_00001.html[2025-09-15]。

^⑥ 外務省「石破内閣総理大臣とサバーハ・ハーリド・クウェート国皇太子との会談」、2025 年 9 月 2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kw/pageit_000001_02449.html[2025-09-26]。

委员会各国与日本继续加强在能源、尖端技术与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在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外长举行会谈时也重点谈及能源合作问题。^① 岩屋毅还给科威特国家通讯社投稿，重点阐释日本要与包括科威特在内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加强各领域合作，其中特别感谢了科威特对日本海外能源供应安全所发挥的重要独特作用。^②

（三）在人文领域加强“全球南方”外交

2023 年 5 月，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加纳并与加纳时任总统阿库福-阿多举行会谈，双方着重就在传染病与医疗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达成一致。访问期间，岸田还专程前往野口英世医学研究所考察，对该研究所长期致力于传染病预防与治疗表示衷心赞赏。^③ 2025 年 8 月，第 9 届非洲开发会议（TICAD9）在日本举行，会后发表的《横滨宣言》提出：日本将在教育、人才培养、医疗卫生和教育设施改善、职业训练、青年与女性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度。^④ 会议期间，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与访日的加纳总统马哈马举行会谈，也着重谈及两国要继续在教育与医疗等领域加强合作^⑤，8 月 22 日石破首相还亲自主持了“野口英世非洲奖”颁奖仪式^⑥，以彰显日本对与非洲在传染病防治对策领域积极合作的支持力度。

面向中南美洲地区，2024 年 5 月，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巴西并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双方联合发表的《日巴强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声明》重点阐明两国要在文化、教育、体育、旅游、语言、医学与科学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⑦ 同年 11 月，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访问巴西，在巴西主流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日巴关系展开新的篇章》，特别提及日本与巴西要在文

① 外務省「岩屋外務大臣のクウェート訪問」、2025 年 9 月 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kw/pageit_000001_00005.html[2025-09-16]。

② 外務省「岩屋外務大臣のクウェート国営通信（KUNA）への寄稿」、2025 年 9 月 1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kw/pageit_000001_00001.html[2025-09-16]。

③ 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による野口記念医学研究所視察」、2023 年 5 月 1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f/afl/gh/page1_001649.html[2025-09-08]。

④ 外務省「TICAD9 横浜宣言（概要）」、2025 年 9 月 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893313.pdf>[2025-09-16]。

⑤ 外務省「日・ガーナ首脳会談」、2025 年 8 月 2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f/afl/gh/pageit_000001_02281.html[2025-09-17]。

⑥ 野口英世（1876—1928 年），日本细菌学家、生物学家，1927 年起多次赴非洲进行黄热病调研，最终因感染该病在加纳逝世。

⑦ 外務省「日・ブラジル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更なる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声明」、2024 年 5 月 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664792.pdf>[2025-09-16]。

化、体育、旅游等领域加强人文交流，以此促进日巴关系飞速发展。^①

(四) 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拓展“全球南方”外交

2023年12月，日本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并发表演讲，他着重指出：日本要为全球碳减排作出贡献，日本要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发挥领导力；具体措施包括实施绿色转型、大力发展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产业等；并承诺日本将为援助气候脆弱小国出资700亿美元。^②

为此，2023年12月，日本主导并联合东盟一起举办了首届“亚洲零排放共同体”首脑会议，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在会议致辞中指出：日本牵头主办此次会议，是为了与亚洲国家一起分享日本碳减排的技术与经验；未来将设立“亚洲零排放中心”，为亚洲碳减排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日本的贡献。^③2024年10月，第二届“亚洲零排放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老挝举行，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出席会议并表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要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制定有助于亚洲碳减排的规则；电力与运输等产业要带头倡导碳减排，农业与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则要大力推进碳减排。^④

此外，2024年7月，第10届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峰会召开，会议提出《应对太平洋气候变化强韧化倡议》，即：日本要调动“全日本”的技术、经验与资金，致力于援助太平洋岛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该峰会着重指出，对于太平洋岛国来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事关岛国生存的唯一最大威胁”，为此提出了三大举措，即要有强韧的防灾能力、大力推进碳减排、通过实施援助使岛国自立自强等。^⑤

三、日本深化“全球南方”外交的战略考量

日本积极深化“全球南方”外交，主要是因为“全球南方”已经崛起为

^① 外務省「石破総理大臣のオ・グローボ紙（ブラジル）への寄稿」、2024年11月1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br/pageit_000001_01242.html[2025-09-12]。

^② 外務省「COP28世界気候行動サミット岸田総理スピーチ」、2023年12月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645331.pdf>[2025-09-13]。

^③ 外務省「アジア・ゼロエミッション共同体（AZEC）首脳会合」、2023年12月1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ipr/pageit_000001_00123.html[2025-09-16]。

^④ 外務省「第2回アジア・ゼロエミッション共同体（AZEC）首脳会合における石破総理冒頭発言」、2024年10月1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737980.pdf>[2025-09-17]。

^⑤ 外務省「第10回太平洋・島サミット（PALM10）（結果概要）」、2024年7月1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ocn/pageit_000001_00898.html[2025-09-17]。

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代表性国家的带动与影响下，“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在一些国际热点焦点问题上勇敢发声，既不盲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保持沉默”或者“隔岸观火”，不屈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逼利诱，亦能在关键时刻站在国际公道与正义一边，鲜明地体现出“全球南方”独立自主、与众不同的特色。鉴于“全球南方”日益“强势”，日本不能不重新审视并高度重视“全球南方”。

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当今世界，抓住有利时机，适时深化拓展“全球南方”外交，可为日本进一步拓展其国际战略利益提供重要助力。具体而言，近期日本拓展深化“全球南方”外交的战略考量，可以从政治诉求、能源利益、安全保障、国际治理以及充当西方与“全球南方”之间沟通桥梁等视角来分析。

（一）体现了日本的深层政治诉求

首先，“全球南方”外交是日本进一步彰显大国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全球南方”涵盖的国家与地区众多，而且这些国家与地区日益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于日本来说，完全摆脱二战战败国的屈辱地位、正式成为可以在国际社会行使与发挥各种影响力的政治行为体，是其孜孜以求的重大国际政治目标之一，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成为日本目前可以有效利用的外交切入点。“全球南方”涵盖的国家绝大多数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一些属于全球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急需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日本正好可以扮演“援助者”角色，通过对“全球南方”提供大量援助，逐渐赢得这些国家与地区人民的好感，从而提升日本在“全球南方”乃至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其次，“全球南方”外交可以使日本“印太构想”进一步走向具体化。2023年3月岸田文雄访问印度，在一次重要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要“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他指出：“印度是日本不可或缺的伙伴，从东盟（ASEAN）、太平洋岛国到中东、非洲、中南美洲等，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共享‘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愿景的国家圈子，以共创的精神推进各项举措。”^① 岸田选择在访问印度时大肆宣传“自由开放的印太”，有其自身的考量：（1）印度恰好处于“印太”地区的接合部，而且印度本身就是日本最早提出“印太构想”的地方；（2）印度是日本拓展“全球南方”外交的重点目标地区；（3）印度是

^① 首相官邸「岸田総理大臣のインド世界問題評議会における政策スピーチ」、2023年3月20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320speech.html[2024-03-21]。

“全球南方”重要国家之一，印度在“全球南方”阵营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如果与印度找到合作契合点，日本就可能收获“一石二鸟”的效果：既能拉拢印度以进一步充实“印太构想”内涵，又能借助印度影响力彰显日本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存在感。

再次，日本加强“全球南方”外交意在寻求自主外交。日本一直坚持其外交基轴是日美同盟，但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日本担心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会让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中被边缘化。这从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两次婉拒石破茂首相访美就可见一斑。石破茂吃了“闭门羹”而感到不悦与无奈，于是转而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紧急访问马来西亚与印尼，意在通过打“全球南方”外交牌，表明日本可以强化“全球南方”外交对冲特朗普再次上台对日本造成巨大冲击。石破茂作为日本首相首次正式出访即选择了“全球南方”国家，正是因为日本面对“特朗普焦虑”，不得不寻求调整外交路线，而首访东南亚即有减轻对美过度依赖的考量。

（二）保障日本能源利益、维护日本能源安全

综观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所涉及国家与地区可以发现，其背后皆暗含着拓展能源外交的战略用意。“全球南方”涵盖中东、非洲与中南美洲，这些本就是全球能源蕴藏量与产出量非常丰富的地区，中东地区更是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地缘政治走向。鉴于此，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自然会高度重视中东、非洲与中南美洲地区，通过打“全球南方”外交这一张“新牌”，引起这些地区国家的注意并使之产生共鸣，以便进一步深化日本和能源生产国的能源合作关系。而且，在俄乌冲突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背景下，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高度紧张，为防患于未然，日本在继续确保中东地区能源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在非洲与中南美洲地区的能源外交，从而最大限度确保日本海外能源供应安全。

（三）助力提升日本海上安全保障能力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而且一直以“海洋大国”的身份作为对外交往的“资本”与“实力”，“全球南方”中不少是海洋国家，这给日本以“海洋”为合作“交集”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

在日本看来，“海洋”是所有海洋国家都高度重视的“课题”，以“海洋”为主题可以拓展出许多“子课题”，比如“海洋资源”“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交通要道”“海洋大陆架”“海底科考”等。所以，借助“海洋合作”的名义，日本既可以拓展与“全球南方”海洋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可以

进一步扩展日本作为“海洋大国”在全球的海洋地缘政治影响力。2024 年 2 月，日本时任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在访问巴拿马期间，就重点以“海洋”为主题与巴拿马方面举行会谈。上川特别强调：“日本和巴拿马以太平洋为纽带，因海洋而共同繁荣，是比任何国家都更懂得海洋重要性的海洋国家；日本一直在推动将印太地区打造成‘自由开放的海洋’，巴拿马则借助巴拿马运河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两洋的重要航运枢纽；日本将与巴拿马一起致力于加强地区和全球的海上法治。”^①

（四）为日本在国际治理领域谋取话语权

首先，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获得战略制高点。2023 年 4 月，日本在札幌举办七国集团气候、能源与环境部长会议，特别邀请印度、印尼与阿联酋三个“全球南方”重要国家相关部长出席。同年 12 月，岸田文雄在阿联酋举办的 COP28 上发表演讲时重点提及：“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紧迫议题，日本将致力于与各国合作，采取积极行动，并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② 在顺访阿联酋期间，岸田还与阿联酋方面有关人士举行会晤，并表示“要利用日本的技术，将中东地区打造成全球去碳化的中心”。^③ 日本牵头举办的“亚洲零排放共同体”首脑会议即为明证，岸田文雄曾强调，“展望未来 50 年，日本将继续通过‘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倡议下的举措，与伙伴国家一起为亚洲脱碳和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④

其次，谋求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全球南方”国家多为小国，但都是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在联合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随着“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其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亦不断增大。在日本看来，继续深化联合国外交且寻找各种机会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是日本彻底摆脱“战败国”地位继而成为“正常大国”的重要外交战略手段之一。为此，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寻求各方对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支持，

① 外務省「外交関係樹立 120 周年を迎えるパナマとの新たな連携の針路 日本の中南米外交イニシアティブ」、2024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m_ca_c/pa/pageit_000001_00353.html[2024-03-25]。

② 首相官邸「COP28における首脳級ハイレベル・セグメント 岸田総理スピーチ」、2023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1201cop28_speech.html[2024-02-25]。

③ 首相官邸「日本とアラブ首長国連邦が主導するゼロクリア行動—岸田総理スピーチ」、2023 年 12 月 2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1202cop28speech.html[2024-02-25]。

④ 外務省「アジア・ゼロエミッション共同体（AZEC）首脳会合」、2023 年 12 月 1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ipr/pageit_000001_00123.html[2024-02-25]。

“全球南方”国家无疑是其重要活动对象。为此，2023年4月底到5月初岸田文雄首相历访非洲四国，与往访国领导人会谈时皆谈及要加强在联合国的合作，特别是在有关安理会改革领域希望强化合作关系。

(五) 充当“全球南方”与西方阵营之间的“桥梁”

长期以来日本以亚洲唯一的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国身份为荣，随着“全球南方”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日本认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重要一员的有利条件，以对“全球南方”加强援助为由，充当西方阵营与“全球南方”之间合作的“桥梁”与“纽带”，进而凸显自己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比如面对非洲和中南美洲地区，日本强调自己没有殖民与侵略的历史，日本和这些地区国家加强合作没有“掠夺”或者“无偿占有”的野心与目的等。2023年5月举行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日本特别邀请了六个“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国印度、印尼、巴西、越南、科摩罗与库克群岛的领导人参加，以此显示日本作为西方阵营重要代表，担当了两者之间沟通渠道的重任。之后，2024年4月底日本时任外务大臣上川阳子访问非洲与南亚五国，在记者会上也曾坦言，此访非洲与南亚地区，就是要使日本扮演西方阵营与“全球南方”之间“协调员”“沟通大使”的特别角色，充分展现日本可以发挥其他西方大国发挥不了的独特作用。上川还称：“‘全球南方’国家期待与日本深化合作，日本愿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① 同年5月初，岸田文雄首相在法国巴黎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部长理事会期间发表的重要演讲也明确提出，“日本作为亚洲屈指可数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之一，今后要成为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与经合组织的桥梁”。^②

四、日本拓展“全球南方”外交面临的制约因素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与科技等领域相对落后，但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并不甘心处于落后局面，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奋起直追，“全球南方”国家正在以全新的面貌活跃于国际社会，一些代

^① 外務省「上川外務大臣会見記録」、2024年4月26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kaikenw_000001_00043.html[2024-04-29]。

^② 首相官邸「OECD閣僚理事会開会式における議長国基調演説」、2024年5月2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4/0502speech3.html[2024-05-10]。

表性国家通过自身努力跻身国际舞台，甚至在某些场合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并驾齐驱，比如印度、巴西、印尼、沙特、土耳其、南非、墨西哥、阿根廷等，已成为全球重要多边组织的重要成员国。2023 年 9 月 9 日，非洲联盟（AU）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更引起全球瞩目。基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态势以及日本自身国家战略考量，近年来日本积极深化拓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交往。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一直以“西方发达国家”身份为傲，在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时无疑也是基于此身份，但这一身份是“双刃剑”，给日本带来“荣光”的同时，也会形成制约。

第一，日本的“西方发达国家”身份与“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相互背离，存在认知分歧。

“全球南方”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全球最不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都与西方发达国家阵营有着比较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阵营的代表之一，且长期以发达的经济、领先的科学技术等闻名于国际社会。在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时，日本显然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身份与“全球南方”各个国家交往的。对于日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这一身份，既是“优势”，又是“短板”。究其原因，(1) 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交往时，拥有雄厚的资金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日本吸引“全球南方”国家的“看家资本”与“过硬本领”；(2) “全球南方”国家看待日本，首先想到的是日本属于“西方阵营”，即日本天然不是“全球南方”成员、日本与“全球南方”不属于同一阵营。因此，双方交往时面临着身份“不平等”问题，容易出现认知分歧乃至矛盾。

第二，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的真正目标与“全球南方”的实际诉求相偏离。

日本大力开展“全球南方”外交，其真实目的是大幅提升自身在整个“全球南方”阵营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但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其看重的是日本能否给自身带来实惠的投资与便利的技术。换言之，对于日本来说，“全球南方”是日本拓展外交战略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也可以说是日本整体外交战略棋盘中的一颗“棋子”，日本要用这颗“棋子”达到更高的外交战略目的，即通过“全球南方”这个平台来凸显日本是一个可以担负重大全球治理责任的西方发达国家。而对于“全球南方”来说，其不愿意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工具”。故而可以说，日本视“全球南方”为外交“棋子”的真正目的与“全球南方”不愿意成为日本“外交工具”的内心感受不能匹配，双方的外交目标存在冲突，甚至可谓“南辕北辙”。

第三，日本拓展“全球南方”外交与“全球南方”部分国家的外交战略形成相互博弈之势。

在“全球南方”中，印度、巴西、南非、埃及、印尼、沙特、土耳其、伊朗等是比较重要的国家，这些国家大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抑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奉行较为“中立”的外交策略。而日本，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更是美国的重要盟国，因此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日本需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追随美国抑或默认美国的外交策略。简言之，日本外交受到美国的掣肘，在深化“全球南方”外交时，很可能因为美国因素影响而与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产生矛盾。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印度、巴西、伊朗等国或者保持中立，或者倾向于俄罗斯，或者拒绝美国要求其制裁俄罗斯的“命令”，而日本不得不追随美国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结果是双方立场出现分歧。另外，在是否加入重要国际组织问题上，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坚持自己独立的外交主张，顶住西方压力毅然选择加入一些西方国家“排斥”的国际组织。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其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也令西方国家颇为忌惮，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白俄罗斯先后成为正式成员国，还有土耳其、斯里兰卡、埃及、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14个“全球南方”国家亦成为该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再如金砖国家(BRICS)，也在2024年1月1日吸收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正式成员国。此次金砖国家成功扩员，鲜明反映出“全球南方”国家既不盲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不屈服于其压力，坚持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全球南方”国家的“特立独行”，会给日本施展“全球南方”外交带来一系列麻烦：(1) 日本如何在日美同盟与“全球南方”之间保持平衡；(2) “全球南方”如何客观看待日本须与西方阵营保持一致进而不得不在一些外交政策上与其发生摩擦。

第四，日本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源投入不均，对“全球南方”小国重视不足。

“全球南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群体，既有面积非常小的岛国，又有面积非常大的大国，亦有中等规模国家，但一个国家不管面积大小、人口多寡，都是独立的主权实体，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因此，在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时，应以客观心态平等对待所有国家，既不因为这个国家是大国，就投入更多外交资源去接近或者拉拢，也不因为这个国家是小国，就远离、回避甚至完全不与之交往，还不因为这个国家是中等

规模国家，就适当“照顾”一下。而日本在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时，一般而言，比较重视大国与中等规模国家，而对一些小国则采取疏远政策。通过分析岸田文雄首相和日本外务大臣出访“全球南方”国家的具体名录发现，岸田文雄出访“全球南方”国家包含印度、埃及、沙特、巴西、阿联酋、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都是大国或者中等规模国家；而上川阳子访问的“全球南方”国家也是如此，包括巴西、埃及、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泰国等。概言之，日本政要出访对象以大国和中等规模国家为主，其“全球南方”外交明显着力不均。

第五，日本在“全球南方”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频频碰壁。

日本在开展“全球南方”外交时，经常以“价值观”为幌子招揽一些国家为自己“摇旗呐喊”，谋划以“价值观”为标准重新在“全球南方”内部构建一个和日本价值观相近或相似的“价值观小集团”。比如，岸田文雄在2024年5月初访问巴西期间发表的演讲就曾提及：“中南美洲与日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能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积极贡献；中南美洲支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未来才能走向美好的征程。”^① 岸田文雄在访问巴拉圭期间与巴拉圭总统培尼亚会谈，也重点谈及“日本与巴拉圭是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原则的伙伴，两国将继续共同努力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等”。^② 其实，“全球南方”国家对日本等西方国家以“价值观”为标准的拉拢与劝诱，还是抱有一定的警惕与清醒之心。2024年4月普拉博沃以印尼总统身份访问日本期间，岸田文雄也曾谈及“日本与印尼是拥有共同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全面战略伙伴，日本重视与印尼合作，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等”，^③ 但普拉博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印尼向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伸出友谊之手，但印尼跟西方国家是朋友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印尼与中国、印度、俄罗斯成为朋友；印尼维持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会加入任何军事或地缘政治集团，并与所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④。

① 首相官邸「サンパウロ大学における対中南米政策スピーチ」、2024年5月4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4/0504speech01.html[2024-05-10]。

② 外務省「日・バラグアイ首脳会談」、2024年5月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la_c/sa/py/pageit_000001_00608.html[2024-05-10]。

③ 外務省「プラボウォ次期インドネシア大統領による岸田総理大臣表敬」、2024年4月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ea2/id/pageit_000001_00470.html[2024-05-10]。

④ 曹师韵：《普拉博沃：不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环球时报》2024年5月14日。

“全球南方”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影响力遍及全球的整体，得益于这些国家多年来自强、求变、求新，也得益于“全球南方”凝聚力与向心力强，能够团结起来、合作应对各种内外复杂问题。如果“全球南方”各自为政，或者采取“见风使舵”的“骑墙”投机态度，或者采取“选边站”的阵营投靠态度，或者内部矛盾分歧明显甚至纷争不断而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那么“全球南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南方”，充其量只是一个个中小国家的“集合体”，遑论成为与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分庭抗礼”的新的全球发展平台。日本意图在这样的“全球南方”中搞“价值观小团体”，成效并不明显。

五、结语

“全球南方”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卓然不群、声势日隆的含义，相对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抑或“第三世界国家”等用词，“全球南方”赋予了广大亚非拉国家可以与传统西方国家比肩而立的勇气与自信，而且摒弃了单纯以经济水平评价一个国家“先进与否”的过时标准，代之以“全球视野”加“地理方位”等更为宏阔、更为大气的称谓。“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反映的是：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兴起，整个南方国家群体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不再是混乱、滞后、饥荒、难民、传染病等令人触目惊心的词汇的代名词；而今站在国际社会面前的“全球南方”，既不同于西方强权的强势、掠夺与暴力侵占，更不同于昔日沦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落魄、柔弱与任人宰割，而是沐和煦浩荡之南风吹拂，既解广大南方民众之愠，又阜众多南方国家之财。^① 简言之，今日的“全球南方”，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冉冉升起的、致力于全球均衡健康发展的强大国际行为体。

正是因为“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壮大，西方国家不得不正视“全球南方”，不得不重视“全球南方”，不得不郑重开展“全球南方”外交，不得不把开展“全球南方”外交视为其外交日程的重要战略部署。日本一直自诩为“亚洲先进国家”，曾经对许多亚洲国家进行殖民侵略，二战后沦为战

^① 出自上古歌谣《南风歌》，原文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此古谣以舜帝的口吻，说世间万物迎承南风的恩泽，抒发了中国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

败国，又把重新恢复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视为其实现战后复兴的“跳板”与“推进剂”，但在当时的日本看来，东南亚国家只是“原材料供应地”或者“商品倾销市场”，仍带有轻视意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革，面对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强势崛起，日本也不得不调整外交姿态，开始从战略高度重视“全球南方”，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大幕重新开启。这与其他西方国家是如出一辙的。

但是，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又不同于美国与欧盟等其他西方阵营的“全球南方”外交，是契合日本自身特点的“全球南方”外交。一是，日本本土能源资源贫乏，而“全球南方”国家大都蕴藏着丰富的各类能源资源，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自然带有鲜明的“能源外交”特色。二是，日本是掌握各种高新技术的发达经济体，而“全球南方”国家一般都急需各种高新技术，因此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带有“技术输出”的特点。三是，日本文化富有独特魅力，不少“全球南方”国家的国民比较欣赏日本文化，比如日本的动漫，就深受他们的喜爱，这也使得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带有“文化软实力外交”的色彩。

另一方面，日本开展“全球南方”外交亦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鉴于二战前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特别是迄今日本仍有不少右翼势力否认乃至美化侵略历史，而这段侵略历史造成的伤痕与阴影在日本曾经蹂躏过的国家仍没有消散（比如东南亚地区），二战过往历史是横亘在日本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未来，如何彻底解决二战历史问题，将是检验日本“全球南方”外交能否走深走实的“试金石”。

（责任编辑：叶琳）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and greater variety in support programs. In practice, three typical modes of operation have taken shape: regional medical – nursing care coordination, industry – academia –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ty – based dementia care. Japan’s experience in constructing this system—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level local care networks, integrated support service architectures, and mechanisms for public–private co-provision—may offer useful lessons for improving China’s community eldercare service system.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Japan’s Recent “Global South” Diplomacy

Pang Zhongpeng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South” has become a recurrent headline term in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a focal topic for the global community. Japan likewise attaches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o the “Global South”: prime ministerial policy addresses have emphasized the need to advance diplomacy toward the Global South; the prime minister, foreign minister, and other senior officials have engaged proactively in related outreach; and governme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have steadily strengthened ties with key Global South states. Japan’s drive to expand and deepen its diplomacy in this arena stems chiefly from the Global South’s emergence as a significant for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kyo’s strategic calculus spans political aspirations, energy interests,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nd ques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while also seeking to position Japan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Global South. At the same time, Japan’s “Global South” diplomacy faces multiple constraints, including Japan’s identity as a Western country, divergences between its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hose of Global South states, the challenge of treating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Global South countries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value-based frictions.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and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 Study from a Clientelism Perspective

Meng Mingming

Throughout postwar Japan,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an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JA) have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stable partnership. Their ties constitute a classic patron-client arrangement: as the patron, the LDP secured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client JA through systematic allocation of benefits. By tracing this relationship’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crete modalities, and by applying a dynamic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atronage allocation—client service—feedback and reconfiguration”, this study illuminates how the relationship shifted, amid changing domestic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rom a stable “high price – high autonomy” equilibrium to a “low price–high control” configuration.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clientelism, the LDP’s soft dominance, JA’s predicament of dependence, and its “decline without defeat” under new conditions exhibit a coherent internal logic. The LDP – JA patron – client nexus has profoundly shaped both parties’ distributional interests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vantage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LDP’s long – term rule and the operational features of Japan’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近年の日本の「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外交

庞 中鵬

「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という用語は近年、世界のメディアで頻繁に見られる。「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は現在、国際社会が注目するポイントにして話題の一つである。ここ二年、日本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を非常に重視しており、首相の施政方針演説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外交を行うことを重点的に述べ、首相と外相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外交を積極的に展開し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日本政府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主要国との関係を絶えず強化している。日本が「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外交を積極的に展開しているのは、「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が国際社会にとって無視できない重要な「力」として台頭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日本の「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外交の拡大と深化の戦略的考慮は、政治的要請、エネルギー利益、安全保障、国際ガバナンス、西側と「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の架け橋としての役割などに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日本の「グローバル・サウス」外交はさまざまな制約要素を抱えている。日本が西側諸国の一員であること、日本の国家戦略目標が「グローバル・サウス」諸国のそれからかけ離れていること、「グローバル・サウス」のすべての中小国を平等に扱うことができるか、価値観の衝突にどのように対応するかということなどがその例である。

自民党と農協の政治的関係に関する研究

—「庇護主義」の視点から—

孟 明銘

戦後日本の発展プロセスにおいて、自民党と農協は比較的安定した協力関係を保ってきた。両者の関係は典型的な「庇護—依存」型であり、「庇護者」（パトロン）としての自民党が体系的な利益配分を通じて、「依存者」（クライアント）である農協の政治的支持を得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本稿は、この関係の発展プロセスと表出形態を整理し、さらに「庇護の提供—依存の奉仕—フィードバックと再配置」という動態的分析のフレームワークを用いて、それが国内外環境の変化のなかで、いかにして安定した「高コスト—高自律」型から「低コスト—高統制」型へと変容したかを明らかにする。庇護主義（クライエンテリズム）の視座から見れば、自民党の「ソフトな支配」という主導的地位、農協の依存的苦境、そして新たな環境における農協の「衰退すれども敗北せず」という状況は、いずれも内在的論理を有している。自民党と農協の「庇護—依存」型関係は、双方の利益構造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だけでなく、自民党の長期政権および日本政治システム運用の特徴を理解する上でも重要な視点を与えている。